

日语汉语运动事件表达对第二语言学习输出的影响¹

余 求真
Qiuzhen YU

【提要】这篇论文讨论运动事件表达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怎样受学习者母语干扰的问题。汉语运动事件表达方式比较多样,运动方式动词(如走、跑)和路径动词(如来、去)都可以直接充当句法核心,二者还可以结合构成动补结构。如:老师来了,老师走了,老师走来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语只允许路径动词充当句法核心。如:彼は歩いて教室に入った,运动方式动词一般有形态标记。汉语日语运动事件表达方式的不同给日语会话者学习汉语带来一定困扰。

根据White(1991)的理论,基于母语者的转换和学习能力,我们假设日语会话者习得汉语运动事件表达方式时受母语影响,对某些句式有回避倾向。我们对35名日语会话者进行测试,通过他们对一组表示运动事件的句子是否合乎汉语语法的判断,观察日语会话者的汉语运动事件表达习得情况。

【关键词】汉语 运动事件 动词框架语言 卫星框架语言

一、运动事件类型

1.1 Talmy运动事件类型学理论

¹ 受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Talmy最早提出运动事件理论,他指出一个基本的运动事件就是一个物体,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过程或一个物体所一直保持的静止状态。一般由四个概念要素组成:移动体(finger),背景(ground),运动(motion)和路径(path)。简而言之,移动体就是运动的事物或人;背景是运动的参照体,如起点、终点等信息;运动是指一个事件的活动过程,一般都融合在动词中来表达;路径是指主体相对背景而经由的轨迹或方向,如英语中的“out of”或动词“enter”,汉语中的趋向动词“出、进、上、下”等。

如: The man came out of the room. “The man”为移动体,“came”为运动,“out of”为路径,“the room”为背景。

Talmy认为路径是运动事件的核心,根据路径信息的词汇化情况的不同,把世界上的语言分为两个类型:卫星框架语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简称S型语言)和动词框架语言(Verb-framed language,简称V型语言)。Slobin等研究者进一步探讨了卫星框架语言和动词框架语言在描述运动事件时各自的特点。他们认为,在动词的使用上,S型语言的人倾向于将方式信息包含在主动词中,将路径信息包含在附加语中。S型语言中方式动词也比较丰富多样,除了使用“跑、飞、走”这些一般性的动词外,还常常用“蹒跚、盘旋”等描述特定姿势或动作等的方式动词。V型语言的人倾向于用主动词表示路径信息,方式信息则用分析来表示。如:

英语:

(1) He ran into the room.

法语:

(2) Il est entré dans la chamber en courant.

He entered the room running”

例(1)中,英语ran表示移动方式,into表明移动体“他”从屋外移到屋内的路径,运动方式动词run充当句法核心,into为附加语表示路径。而法语中和英语ran对应的词只能表示运动方式而不表示发生了位移。所以如例(2)所示,法语中表示路径的语义成分entré(enter)充当句法核心,而表示运动方式的语义以附加语en courant(running)的形式出现。根据Talmy的分类,英语、德语、俄语等属于卫星框架语言,法语、韩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属于动词框

架语言。

1.2 汉语日语运动事件类型

根据Talmy理论,动词分为两大类。一类为manner-of-motion verbs,运动方式动词(简称为M),如飞、走、跑等;另一类为directed motion verbs运动路径动词(简称为p),如来、去等。

常见运动方式动词有跑、走、飞、跳、游等,常见运动路径动词有来、去、回、进、出、上、下等。

日语作为典型的动词框架语言,路径动词充当句法核心,运动方式动词以形态标记。汉语作为卫星框架语言,运动方式动词“跑、走”可以充当句法核心,运动路径用趋向动词表示。如:

汉语:

(3) 他 走进教室。

日语:

(4) 彼は歩いて教室に入った

他 走 教室 进

例(3)中,汉语“走”表示运动方式,“进”则表明移动体“他”从教室外移到了教室内的路径,“走进”构成动补结构,其中“走”为句法核心,“进”为附加语。例(4)日语中“入った”表示运动路径,“歩い”表示运动方式。路径动词“入った”为句法核心,运动方式动词“歩い”则以助词て标记。可以看出,动词框架语言的日语和卫星框架语言的汉语,在句法核心动词的选择上有明显不同。

沈(2003)指出,在形态发达的语言里,核心语和附加语可以通过形态来区别。汉语由于缺乏形态标记,判断起来比较困难。在日语中,运动方式以“歩いて”这样的形态来标记,而汉语中“走进”构成动补结构,因为缺乏形态标记,表面看不出“走”和“进”这两个动词之间的关系。而实际上,方式动词“走”为句子的结构核心,路径动词“进”为意义核心(事件构架),但在语法上充当“走”的补语。

二、不同语言类型运动事件表达差异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2.1 语言思维关系假设

Talmy的运动事件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引起重视。Slobin在Talmy理论上提出了语言与思维关系的假说。其核心思想是,当我们学习一种语言时,同时也学习它表达思想的方式。因为每一种语言类型所重点关注的内容不一样,所以我们学习一种语言就自然而然地使用了某种固定的语言形式。而这样的词汇化模式一旦形成,就会固化成一种思维模式,很难改变。当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时,其母语中这种固化的模式可能起某种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在运动事件的习得方面,我们最关心的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在表达运动事件时,多大程度上受母语运动事件表达的影响,以及受哪些因素的干扰。

2.2 L1、L2关系

Adjemian (1983) 和 Andersen (1983), White (1991b) 研究表明,当L1的句法结构和L2部分重合,且L2的句法结构表达包含L1的句法表达时,L2学习者很容易误认为L1和L2的句法是完全一致的,从而在转换时发生错误。如:
英语:

- (5) a. John gave the book to Mary.
- b. John gave Mary the book.

法语:

- (6) a. Jean a donne le livre a Marie.
- “John gave the book to Mary.”
- b* Jean a donne Marie le livre.
- “John gave Mary the book.”

在英语中,(5) a、b两种句式都是合乎语法的,而法语中只有a合乎语法。因此法语会话者在习得英语这种句式时,最开始也最容易接受a句式,随着学习者英语水平的提高,才慢慢接受b句式。

Inagaki (2002c) 研究表明,当L2句式包含L1句式时,如果语言学习者在习得足够多的句式后,能够输出正确的合乎语法的句式。

另一种相反的情况是,L1句式结构包含L2句式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

L1、L2有部分句式重合,但是很容易误导学习者把母语的句式全部转化成L2语句式,导致过度泛化(overgeneralizations),这种过度泛化常常是很难克服的。

上面的英语法语学习情况反转过来就会产生这种情况。当英语会话者学习法语时,最初英语会话者会受自己母语影响,认为a、b两种句式在法语中都是合乎语法的。White(1987)指出,英语会话者在学习法语时,会一直使用b句式,甚至持续到法语水平高级阶段。Inagaki(2002c)研究表明,当L2句式包含L1句式时,建立在L1基础上的语法泛化会一直持续到语言学习者的高级阶段。

三、汉语日语运动事件句型

3.1 关于汉语运动事件类型的争议

Talmy(1985,1991)认为汉语是S型语言,现代汉语动趋式结构中趋向动词即表达了前面主动词的路径。Slobin和Hoiting(1994)认为汉语是一种“复杂的V结构语言”。因为在汉语中可以由一个独立的动词来表达路径,也常用连动复合动词(V1-V2)即动趋式表达位移事件,而这两个动词的连用,很难分出主次来。Slobin(2000)又否定了自己1994年的观点,认为汉语是居于S语言和V语言之间,代表第三种词汇化类型的E语言。汉语作为一种连动式语言,既有S语言的某些特征,又有V语言的某些特征。在动趋式结构中,前面的副事件动词和后面的路径动词具有同等的句法份量和重要性。

沈家煊(2003)指出,由于汉语表达路径的附加语多由趋向动词充当,这类动词有时还能单独充当谓语动词。因此汉语核心语和附加语的区分不像英语和西班牙语那些有形态变化的语言那么明显。从这个角度看,汉语又不是一种典型的卫星框架语言。

Chen & Guo(2009)通过调查九部汉语小说发现,汉语表达运动事件的句法结构,方式和路径(M+P)一起出现的结构占62.3%,远远高于方式动词单独做谓语和路径动词单独做谓语的结构。

阚哲华(2010)以“Frog, Where Are You?”中的部分图片为实验材料,对30名母语为汉语的成人进行语言产出诱导实验,以考察被试者对运动事件的语言表达。调查的结果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

汉语中运动方式动词(M)、路径动词(P)单用作谓语的不多,主要以M+P形式出现。最后统计结果表明,汉语在使用路径动词做谓语中心词与使用方式动词做谓语中心词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两类动词做谓语中心词的机会几乎相等。见下表:

动词类型		所占比例
M做谓语		13%
P做谓语	简单P 复合P	41%
M+P		65%
非位移动词		16%

3.2 汉语中常见的运动事件句型可以分为三大类:

(7) 路径动词P充当句法核心,可以直接带表示终点的名词宾语。

P:老师来了。

P(复合):老师过来了。

P+终点:老师来学校了。

P(复合)+终点:老师进教室去了。

(8) 方式动词+路径动词(M+P)形式,方式动词为句子核心,路径动词充当附加语,有时带表示终点的名词作宾语。这是汉语运动事件主要表达方式。

M+P:青蛙跑出去了。

M+P+终点+P:青蛙跑到水池里去了。

M+P+终点:猫爬到树上了。

起点+M+P:小鸟从洞里飞出来了。

(9) 运动方式动词M充当句法核心

M:青蛙跑了。

介词+起点+M:青蛙从罐子里跑了。

汉语中方式动词M常为不及物动词,不能直接带表示终点的名词做宾语,如“青蛙跑水池里”是不符合语法的。如果需要带表示终点的名词做宾语,常常用路径动词引导,如“青蛙跑到水池里去了”。

3.3 日语运动事件表达常见句型

根据Talmy理论,日语属典型的动词框架语言。在表达运动事件时,路径动词为句法核心,运动方式、运动背景等则由特定的形态来标记。如:

ジョンは 学校に 行きました。

约翰 学校 去

行きました(去)路径动词为句法核心,运动终点“学校”由に标记。

ジョンは 歩いて 学校に 行った。

约翰 走 学校 去

句中行った(去)路径动词为句法核心,歩いて(走)以て标记运动方式,に表示运动的终点。

フクロは 穴から 飛んで きました。

猫头鹰 从洞里 飞 出来

から标记运动起点,飛んで(飞)为运动方式,用で标记,きました(出来)路径动词充当句法核心。

ジョンは 学校へ 行きました。

约翰 学校 去

へ表示运动终点,行きました(去)路径动词充当句法核心。

ジョンは学校まで歩いた。约翰走着去学校。

ジョンは学校まで走った。约翰跑着去学校。

ジョンは学校まで泳いだ。约翰游泳去学校。

歩いた、走った、泳いだ这类表运动方式的动词一般不充当句法核心,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

3.4 日语汉语运动事件句式比较

汉语属于卫星框架语言,日语属于动词框架语言。汉语日语在运动事件表达上存在很大的区别。汉语M、P、M+P都可以充当句法核心,也就是说方式动词(跑、走),路径动词(来、去),方式动词+路径动词(跑来、走去)都可以构成运动事件句的核心。日语是典型的动词框架语言,一般路径动词为句法核心,如来、去等,而运动方式动词跑、走等通常有特殊的形态标记。如:

(1) 运动动词，路径动词充当句法核心句式情况

汉语：a. 他走了。

b. 他来了。

c. 他走来了。

日语：*a. 彼は歩いた。

b. 彼は来た。

*c. 彼は歩い来た。

日语为动词框架语言，因此路径动词“来”为结构核心。汉语属非典型卫星框架语言，方式动词、路径动词既可以单独充当句子结构核心，更多的时候是M+P形式（动补结构）表达运动事件。汉语中的a、b、c三个句式在日语中只有b是合乎语法的。我们可以假设，日语会话者在学习汉语a、b、c三种句式时，b句型最容易被接受，而且学习者有用b句型代替a、c句型的倾向。

(2) 动词带终点名词的情况

汉语：a. 老师进教室。

b. 老师走进教室。

c. 老师走进教室去。

日语：a. 先生は教室に入る。

*b. 先生は教室に歩い入る。

*c. 先生は教室に歩い入る。

只有a句式在日语、汉语中都存在。汉语“走进”、“走进去”，方式动词+路径动词(M+p)的动补形式在日语中不存在。在日语中“走”表示运动方式需要用て标记，“走进去”结构中，“走”、“进”后都需要用て标记。这是因为日语是动词框架语言，只有一个路径动词构成句法核心，其他的动词都需要做标记。日语中运动方式动词不会直接充当句法核心，“运动方式动词+路径动词+终点”的表达如上b、c句，更不容易被接受。可以猜想，日语会话者在习得上面汉语a、b、c三种句式时，受母语表达的干扰，多保守选择和母语表达一致的a句型，而回避b、c句式。

(3) 运动动词带运动起点情况

汉语：a. 小鸟从洞里飞出来

*b. 小鸟从洞里飞

c. 小鸟从洞里出来

日语：*a. 小鳥が穴から飛び出す。

b. 小鳥が穴から飛ぶ。

c. 小鳥が穴から出くる。

上面的句式a“小鸟从洞里飞出来”、c“小鸟从洞里出来”两句，在汉语中都合乎语法，但是a更符合汉语表达。在日语中，c“小鸟从洞里出来”比较容易接受，因此可以猜测日语会话者更倾向于采用c句式。

四、研究假设及方法

4.1 研究假设

由3.4节日语汉语运动事件句式比较可以看出，从句法核心结构角度，汉语运动事件表达方式比日语运动事件表达方式丰富，汉语运动事件表达方式基本可以包含日语运动事件表达方式，日语运动事件表达方式可以构成汉语的一个子集。

本研究以日语会话者学习汉语为例，日语为母语（L1），汉语为第二语言（L2）。目前的研究试图调查当L1运动事件的表达为L2的子集，也就是说L2运动事件句式核心的表达包含L1时，学习者习得汉语运动事件表达时的情况。为此我们有两个假设：

(1) 日语会话者可以接受汉语p(路径动词)为句法核心表达运动事件的方式；如：

他来了。他来学校了。

(2) 日语会话者在面对汉语M+P(方式动词+路径动词)、汉语运动方式动词M+p带表达终点的名词做宾语时，会选择回避或误用。如：

小狗跑了。

小狗跑出去了。

小狗跑进房间去了。

4.2 研究方法

(1) 被试。本调查以日语会话者学习汉语为例，被调查者为名古屋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学生。二年级学生35名，通过中国语检定3级；四年级学生10名，通过中国语检定1级。

(2) 实验材料。选择汉语日语中常见的运动方式动词“走、跑、飞、爬、游”和路径动词“来、去、回、进、出”，根据提供的图片，每个图片下有描述该运动事件的句子。例如：

汉语：

A组： a1 他来了 b1 他走了 c1 他走来了。

B组： a2 他来学校 b2 他走学校 c2 他来到学校

C组： a3 他从家来 b3 小鸟从洞里飞 c3 小鸟从洞里飞走了

(3) 实验程序。请学习者根据图片判断合乎汉语语法的句子。

(4) 数据分析及结果 根据数据分析日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习得汉语运动事件时受到来自母语的影响因素。

五、分析及结论

名古屋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二年级学生35人，日语为母语，汉语为第二语言，学习汉语两年。大部分学生入学时汉语为零起点，小部分高中学过汉语，通过汉语检定3级。

(1) P+终点

调查例句：他来学校了。小野去学校了。老师进教室了。田中回日本了。妈妈回家了。

路径动词为句法核心，和日语ジョンは学校へ行きました结构相同，因此为日语学习者接受。

(2) M+P+终点

调查例句：他跑来学校了。小野走进学校了。田中飞回日本了。老师走进教室。妈妈走回家。

运动方式动词M为句子核心，路径动词p表示运动路径，M+P构成动补结构，是汉语特有的运动事件表达方式，日语会话者在习得时，很难接受运动方

式动词“跑、走、飞”等动词充当句法核心，M和P的组合也会令他们困惑。

(3) M+终点

调查例句：他跑学校了。小野走学校了。田中飞日本了。老师走教室。

在汉语中，M作为运动方式动词，常常为非作格动词，大部分不直接带表终点的宾语。但是部分句子在习惯作用下可以省略路径动词P，语法上似乎成立，如“田中飞日本了”，这就给学习者造成困惑。

Talmy认为运动事件主要包含四个语义成分：移动体 (finger)，背景 (ground)，运动 (motion)，路径 (path)。汉语的方式动词在表达运动事件时，如果要表达起点终点等背景，必须借助路径动词。单独的方式动词因为不能完整表达构架事件，而必须借助路径动词引出表起点终点的背景。如：“他走进教室”，路径动词“进”引出运动终点“教室”。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语虽然属于卫星框架语言，方式动词常常充当句法核心，但路径动词在句法结构特别是引介运动背景（起点、终点）上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4) 终点+M+P

调查例句：他学校走来了。小野学校走去了。田中日本飞回了。老师教室走进。

这个句子本来是按照日语语法翻译过来的，彼は学校に歩いて行った。不过大部分日语学习者判断为错误，可见他们对日语中运动事件这种表达在汉语不合语法是有清楚认识的。

(5) M+终点+P

调查例句：他跑学校来了。小野走学校去了。田中飞日本回了。老师走教室进。

M+终点+P句式也为汉语特有，而且有的M+P成立，如“他跑学校来了”有的M+P不成立如“田中飞日本回了”，所以对学习者来说更是一头雾水，难以区分。

(6) 从+起点+M+P2

小鸟儿从洞里飞出来了。那个人从屋子里跑出来。

(7) 从+起点+P2

小鸟儿从洞里出来。 那个人从屋子里出来。

(6) (7) 两类句子, (6) 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但是调查发现日语会话者对两个句子的认知度是基本一致的。他们认为两种表达都可以接受。显然, 这是受日语的影响, 习惯路径动词充当句法核心结构。“小鸟从洞里飞出来”, “从洞里”表示运动起点, 汉语中只有行为动词和路径动词组合 M+P 形式“飞出来”, 语法上才成立, 而单独“小鸟从洞里飞”是不成立的。根据 Talmy 理论, 路径是指主体相对背景而经由的轨迹或方向, 如英语中的“out of”或动词“enter”, 汉语中的趋向动词“出、进、上、下”等。“小鸟从洞里飞”, “从洞里”作为动作起点, “飞”只表示运动的方式, 而没有路径, 所以“小鸟从洞里飞”这样的句子在汉语中是不成立或不自然的, 只有加上路径动词“出来”, 句子“小鸟从洞里飞出来”才成立。

日语习惯“小鸟从洞里出来”表达, 表示运动方式的动词“飞”不构成句子核心, 因此不少学生在“小鸟从洞里出来”和“小鸟从洞里飞出来”两个句子中间, 选择了前者, 显然是受母语影响的结果。

通过实验数据分析, 我们发现因汉语、日语分属不同语言类型, 日语学习者习得汉语运动事件受到来自母语及目的语多重因素的影响, 从而为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沈家煊.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 世界汉语教学, 2003 (3)
- 阚哲华. 汉语位移事件词汇化的语言类型探究. 当代语言学, 2010 (12)
- 马玉学. 认知语言类型框架下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9)
- 许子艳. 英汉运动事件中背景表达对比研究.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3)
- Talmy, Leonard.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Talmy, Leonard.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 Inagaki, S. Motion verbs with goal pps in the L2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nd Japanes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1, 23: 153-170.
- Inagaki, S. Japanese learners' acquisition of English Manner-of-Motion verbs with locational/ directional PPs.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02(18): 3-27.